

蘇詞研究

(日本) 保町佳昭 著

大江東去
浪淘盡千古
風流人物
故壘西邊
人道是三
三三三
赤壁亂石

綫裝書局

宋代文化研究叢書

蘇詞研究

(日本) 保荊佳昭 著

綫裝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蘇詞研究 / (日本) 保荊佳昭著. —北京: 綫裝書局,
2001. 10

ISBN 7—80106—153—5

I. 蘇... II. 保... III. 蘇軾 (1036 ~ 1101) —宋詞—
文學研究 IV. I207. 2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1)第 071375 號

書 名: 蘇詞研究

著作責任者: (日本) 保荊佳昭

責任編輯: 任夢強

特約編輯: 吳洪澤

封面設計: 王蓉貴

標準書號: ISBN 7—80106—153—5/I·11

出版者: 綫裝書局

地址: 北京市朝陽區春秀路太平莊 10 號 100027

排版者: 四川文瀾電子出版制作中心

印刷者: 四川省計劃生育宣傳教育中心彩印廠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大 32 開本 10 印張 210 千字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數: 1—1000

定 價: 46.00 圓

琴心幅於萬陽
 從茲北觀城
 能宛然紅日
 晨合泰神
 題解 解 落落
 相石上三王信
 莫認潮州
 雲點茶煙



坡不題跋一條云
 傳神在於顧顏
 吾嘗於下顧見顏
 影使人就解西之
 不作眉目見者皆失
 笑知其為吾也
 錄此條乃如此
 像之真
 右類正應報
 照見却陵川集



(宋·李公麟)東坡坐石圖

十二月二日雨後微雪太守
 孫公君猷携酒見過
 上作浣溪沙三首明日酒
 醒雪大作復作兩首
 雪壘壘青二春來蘇江
 南雲葉暗隨車惟臯
 煙景世間無雨脚半收
 簷底鉤線雪床初下瓦
 跳珠_{京師催雪霰落床}歸時水顚
 私黏頂

三十三年今誰存者 算只
君占長江凜然蒼梧數
霜乾苦難雙聞道同州
右縣雲溪上竹塢松憲江
南岸不因送子寧肯過
吾邦縱 疎雨過凡林籊
似煙荒雲幢願將此數
君一願空缸居士先生老矣
真步雲相鑒殘紅歌聲
斷行人志起那波已逢。

予治東坡築雪堂於上乃取歸去來辭稍歸樂括以就聲律

釋耒之暇扣舷而歌名之樂乎

子瞻

為米折腰因酒棄家口體交相累歸去來誰不遣君歸泛舟皆非
今是露未晞征夫指予歸路門前笑語喧童稚嗟舊菊都荒新松
暗老吾年今已如此但小窗容膝閉柴扉杖看孤雲暮鴻飛雲
出無心鳥倦知還本非有意 憶歸去來兮我今忘我魚忘世親
戚無浪語琴書中有真味步翠麓崎嶇泛溪窈窕涓涓暗谷流春
水觀艸木欣榮幽人自感吾生行且休矣念寓形宇內復幾時不
自覺皇天欲何之委吾心去留誰計神仙知在何處富貴非吾願
但知臨水登山嘯詠自引壺觴自醉此生天命更何疑且乘流過
故還止

右調峭遍

東坡居士

《蘇詞研究》序

曾棗莊

日本保刈佳昭君研究蘇詞有年，這部《蘇詞研究》就是他多年研究蘇詞的成果。從中不難看出，他對蘇詞的研究是多方位、多角度的。

我同保刈君已相識多年，1999年9月他又來四川大學同我一起研讀蘇詞。他當時決心把全部蘇詞譯成日文，為求盡可能準確理解蘇詞，他決定先把蘇詞譯成中國白話文，再譯成日文。從這裡也可看出日本學者的謹嚴。說實話，我對中國古典詩詞的今譯，一向是不以為然的，覺得這是費力不討好的事。我認為古典詩詞無法今譯，譯成白話詩或白話文，原有的韻味就蕩然無存了。當然也不可一概而論。我讀大學第一年時，偶然讀到朱生豪先生翻譯的莎士比亞悲劇《羅密歐與朱麗葉》，為其吸引，花了一年的課餘時間，讀

完了朱先生翻譯的全部莎士比亞劇本。可見對於不能讀原作的讀者，能讀到名著的譯作也是很不錯的。蘇詞是人人都喜愛的，若能把它全部介紹給日本讀者，也是功德無量的事。保荊先生的中文閱讀能力與寫作能力都不錯，他的譯文是基本準確的，我只在文字上作了一些增刪。他當時已譯出 200 餘首，若不是我一個偶然建議，也許他現在早就譯完了。

2000 年 4 月，復旦大學王水照先生主辦首屆宋代文學國際研討會。保荊君曾在王先生處學習過，我問他參加這次會議寫甚麼論文。他說打算寫蘇軾的中秋詞。我說這一題目值得寫，但任何時候都可寫，這次何不把我們常常討論到的有關蘇詞編年的不同意見整理出來呢？他在給我的蘇詞譯文末，往往提出一些書面問題，其中不少涉及蘇詞編年，而當時新出版的薛瑞生先生的《東坡詞編年箋證》，自然成了我們主要參考和討論的專書。我認為對蘇詞舊注的整理應以劉尚榮《傅幹注坡詞》成就最高，而最近幾十年的蘇詞新注本，則應以薛氏《東坡詞編年箋證》所取得的成就為最高。此書在編年上下了很大功夫，不乏新穎之見。但他的某些編年也許是將來引起爭論最多的部份。保荊君接受了我的建議，撰寫了《蘇東坡詞編年考——薛注蘇詞編年商榷之一》（見《首屆宋代文學國際研討

會論文集》432頁，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6）。此文就《南歌子》三首、《永遇樂》（長憶別時）、《浣溪沙》二首、《臨江仙》（樽酒何人懷李白）、《雙荷葉》（湖州賈耘老小妓名雙荷葉）、《浣溪沙》（縹緲紅妝照淺溪）、《減字木蘭花》（江南游女），凡十首蘇詞提出了與薛先生不同的意見。

例如關於《南歌子》三首，一般注家多根據《朱注》，認為是元豐2年（1079）5月“湖州作”。但詞中有“亂山深處過清明”句，《薛注》認為元豐2年清明蘇軾在徐州，不在湖州，故改繫於嘉祐8年2、3月間，認為是蘇軾送趙薦歸蜀入終南山中，復回鳳翔府時作。保荊君同意《薛注》這三首詞不是元豐2年湖州作的意見，但不同意《薛注》認為是嘉祐8年鳳翔作的看法，而認為是元豐5年3月謫居黃州時作。保荊君認為，詞中有“老去才都盡”語，“嘉祐8年（1063），蘇軾28歲，是他初仕的時期，還不老。”這3首《南歌子》所詠的意境，也與蘇軾初仕時的心情、處境不合。“才都盡”這三字是歷經艱難之後的語言。“我是世間閒客，此閒行”表明蘇軾當時已經處於沒有吏責的地位，而“閒客”這個語詞是貶官謫黃州以後纔經常用的。“仙村夢不成”暗示蘇軾當時在找隱居之地而未成功。“求田問舍”表明他當時正在買田，“自

愛湖邊沙路，免泥行”，指他不願意再被捲入黨爭的旋渦中。“這些與嘉祐8年28歲的蘇軾都不合適，而是貶官黃州以後的心情與實況。”然後保芻君根據蘇軾的《金谷說》、《書清泉寺詞》、《贈別王文甫》等文，證明蘇軾謫居黃州時，確實曾“求田問舍”，“《南歌子》所詠的內容，與元豐5年3月在沙湖附近求田之事完全一致。然後他又以蘇軾黃州詞與這三首《南歌子》作比較，認為：“詞裡所寫的意境，與蘇軾黃州期間所寫的其他詞作也相合，特別是與元豐5年（1082）3月在黃州求田於沙湖路上所作的詞，有許多顯著類似之點。如‘亂山深處’與《西江月》序中的‘亂山蔥蘢’合；‘帶酒衝山雨，和衣睡晚晴。不知鐘鼓報天明。夢裡栩栩然蝴蝶，一身輕’與《西江月》詞叙（‘春夜行蘄水中過酒家飲，酒醉，乘月至一溪橋上，解鞍曲肱少休。及覺已曉，亂山蔥蘢，不謂塵世也’）及詞（‘照野瀾瀾淺浪，橫空隱隱微霄。障泥未解玉驄驕，我欲醉眠芳草。可惜一溪明月，莫教踏破瓊瑤。解鞍敲枕綠楊橋，杜宇一聲春曉’），十分相似；‘自愛湖邊沙路，免泥行’，‘細草軟沙溪路，馬蹄輕’與《浣溪沙》（游蘄水清泉寺，寺臨蘭溪，溪水西流）的‘山下蘭芽短浸溪，松間沙路淨無泥’，亦為同一意境。”日本學者的考證一般都作得比較細，保芻君收入本書的各篇

考證文章都具有這一特點。例如《踏沙行》開頭爲“山秀芙蓉，溪明罨畫”，薛瑞生《蘇詞編年箋證》說“詞首句點明爲八九月景事”而將此詞編於元豐7年9月，注“芙蓉”詞語云：“亦名木蓮，秋半開花。”（440頁）但保芻佳昭認爲此詞的“芙蓉”是山名。韓元吉《南澗甲乙稿》卷21《朝散郎秘閣修撰江南路轉運副使蘇公（蘇軾的曾孫蘇峴）墓志銘》云：“（蘇）杲等以明年十二月庚申，葬公宜興縣芙蓉山南平之原。”從此《墓志銘》，可見宜興縣有芙蓉山。此《踏沙行》詞的第一句和第二句成對，“山”和“溪”、“秀”和“明”、“罨畫”和“芙蓉”各各對應。第二句的“罨畫”是“溪”名。《輿地紀勝》卷6“常州”有“罨畫溪”。“罨畫”既是“溪”名，第一句與“罨畫”成對的“芙蓉”也可佐證是“山”名。此“芙蓉”既不是植物名，而是山名，所以“詞首句”不一定是“點明爲八九月景事”，不能成爲將此詞編於元豐7年9月之根據。當然，保芻君所論未必就是定論，但至少可引起我們進一步思考。

保芻在寫完《蘇東坡詞編年考——薛注蘇詞編年商榷之一》以後，一發不可收拾，又陸續寫了《蘇東坡詞編年考——薛注蘇詞編年商榷之二》、《蘇東坡詞編年考之三》、《蘇軾與楊繪有關之詞》等蘇詞編年考

證之作。而我還曾建議他除考訂蘇詞編年外，還可作蘇詞辨僞工作，《歷代蘇軾年譜、詞集蘇詞一覽表》就是他爲作蘇詞辨僞工作進行的準備。蘇詞的最早版本南宋曾慥的《東坡先生長短句》、傅幹的《注坡詞》、元延祐本《東坡樂府》，所收蘇詞都只有兩百多不足三百首，而到了明、清和現代逐漸增至三百六十首左右，其中有些未必爲蘇軾之詞。蘇軾聲名太大，從蘇軾生前起託名蘇軾之作者就很多。蘇軾在《與陳傳道書》（《蘇軾文集》卷53，中華書局，1986）中說：“某方病市人逐利，好刊某拙文，……其間亦有他人文也。”南宋蘇集摻入他人之作更甚，在蘇軾詩文詞中，蘇詞尤甚。我覺得曹樹銘先生“寧嚴毋濫”的意見是對的，他只爲270首蘇詞編了年，加上未編年的蘇詞也只有319首，其他40首均收入互見詞、誤入詞。既保留了各種版本所收的蘇詞，又提醒讀者其中一些蘇詞未必可靠，尚需研究，不可輕信。例如，薛先生《東坡詞編年箋注》的開卷之作《浣溪沙》就未必是蘇詞：

山色橫浸蘸暈霞，湘川風靜吐寒花。遠林屋
散尚啼鴉。夢到故園多少路，酒醒南望隔天
涯。月明千里照平沙。

曹樹銘先生的《蘇東坡詞》把此詞列入“誤入詞”，并云：

按此詞上片句內“湘川”二字猶言湘水，明示作者當時所在地。考東坡一生之行踪，未曾到達湘水流域，此其一。又按此詞下片三句，尤其次句內“南望”二字，明示作者家在南方。考本集《醉落魄》“輕雲微月”下片末云：“此生飄蕩何時歇，家在西南，常作東南別。”又本集《醉落魄》“分携如昨”下片末云：“故山猶負平生約，西望峨眉，長羨歸飛鶴。”可證東坡言及故山或故園之方向，或言西南，或言西，而此詞用“南望”二字，當非東坡故園之所在，此其二。基於以上之分析，今斷定此詞非東坡所作，而係家在南方，身在湘水流域之別人所作，移列誤入詞。

薛氏也注意到蘇軾平生從未涉足湘水，但却認為“湘川乃泛指古荊州地域即今湖南、湖北、乃至四川東部一帶”，這已經很勉強了。薛氏又根據“夢到故園多少路，酒醒南望隔天涯”句，認定此詞作於嘉祐5年“庚子正月發荊州出陸北行時”。從上下文看，這裡的“故園”即指“湘川”，蘇軾的故鄉在川西的眉州，而

眉州無論如何是不能包括在泛指的“湘川”“四川東部一帶”中的；而且自荊州“北行”，“夢到故園”應西望，而不應“南望”，因此很難肯定此詞作於嘉祐5年正月，更難作為“東坡詞與蘇軾詩文同步說”的鐵證。在我看來，曹樹銘先生的意見是對的，此乃他人之詞而誤入蘇詞者。《歷代蘇軾年譜、詞集蘇詞一覽表》也可作為此詞非蘇軾作的佐證，因為從此表不難看出，今存最早的蘇詞版本《傅幹注坡詞》、元延祐本《東坡樂府》都未收此詞，今存宋人所作的多種蘇軾年譜（何掄、施宿、王宗稷、傅藻）也未提及此詞，第一次收此詞的為明《百家詞本》拾遺。可見，《歷代蘇軾年譜、詞集蘇詞一覽表》是一篇十分有用的文章，它對我們辨別蘇詞真偽、考訂蘇詞編年都頗有參考價值。

由於我的建議，他這兩年的主要精力都在作蘇詞編年考和蘇詞真偽考，加之教學任務較緊，結果把蘇詞全譯的工作暫時放下了，真是有所得亦有所失，我也略感遺憾。

保荊君不僅長於考證，也長於論析，他對蘇詞裡所詠的“狂”、“夢”、“雨”、“多情”等等所作的論析就是明證。《蘇軾詞裡所詠的“狂”》一文，縱論古今，首先分析了《論語》、《莊子》中的“狂”，含有一種表現自我不合常規的人生態度，對後世產生了重要影響。

唐以前的詩歌裡的“狂”，很少有表現自我人生態度的用例，到了唐代李白、杜甫、白居易、元稹等詩人，纔開始以“狂”來表現自我的人生態度。從王安石熙寧變法起，蘇軾在詩詞裡常以“狂”來表現自己的不合潮流。保荊君對蘇詞所用的“狂”作了統計，共有15個“狂”字，其中9個是表現自我的，并按寫作先後順序分別分析了《臨江仙·送李公恕》、《定風波》（兩兩輕紅半暈腮）、《十拍子》（白酒新開九醞）、《哨遍》（爲米折腰）中所用的“狂”，其中三首都是貶官黃州時所作，表現了他想將自我從所有的束縛中解脫出來的人生態度：“黃州貶謫，就他說來是不堪忍受的事件。當時他需要精神支柱。“狂”可以說是在黃州時期蘇軾的精神支柱之一。”“夢”向來是文學的重要題材，保荊君在《蘇軾詞裡所詠的“夢”》一文也作了統計，蘇詞共用了77個“夢”字，其中16個都與蘇軾的人生觀有關。他也按寫作時間先後分析“古今如夢，何曾夢覺，但有舊歡新怨”（《永遇樂》），“休言萬事轉頭空，未轉頭時皆夢”（《西江月》），“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新涼”（《西江月·中秋和子由》），“夢中了了醉中醒”（《江城子》），“身外儻來都夢，醉裏無何即是鄉”（《十拍子》）等詞中與蘇軾的人生觀有密切的關係的用例，也分析了蘇詩中的一些用例，以說明蘇

軾把自己看做如夢人生中唯一的覺醒者。《蘇軾詞裡所詠的“雨”》一文寫得更細，我對此文也更有興趣。保荊君說，蘇詞裡共有 86 個“雨”字，他選擇了特別與蘇軾的心情、思想、人生態度有關的 22 個例子，分爲四個時期進行考察，認爲通判杭州時期，蘇軾絕妙地描寫雨後的美景，用以吟詠與同事離別之時的悲哀心情（過去多以“雨”詠男女之間的別離）。知密、徐、湖時期，則開始以“雨”來表現自己處境的危難和險惡，通過雨後的風景來吟詠對農村生活的憧憬和歸田的願望。貶官黃州時期則用“雨”來吟詠對貶謫的態度（如《定風波》：“一蓑煙雨任平生”），處境再險惡也能泰然處之。黃州以後時期多以“夜雨對牀”抒發對蘇轍的思念及對歸田的渴望。這樣，保荊君通過對蘇詞中“雨”的分析，實際反映了蘇軾的思想歷程。從他這組論蘇詞意象的文章不難看出，他的論析大多建立在具體統計和考證的基礎上，很少作空洞泛泛的宏論，故比較有說服力。

保荊君長期從事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特別是蘇詞研究，並爲中日文化的交流作了不少工作。他在復旦大學學習時，就參予編輯《日本學者中國詞學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把日本的中國詞學研究成果介紹到中國；後又決心把全部蘇詞譯成日文，把全部蘇詞